

印第安传统文化与当代印第安文学*

刘克东**

内容提要: 印第安文化源远流长,虽然在历史上饱受军事屠杀、宗教同化和文化入侵的多重洗劫,却依然迸发出不朽的魅力,对当代印第安文学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本文就口述传统、时空的环形结构、数字“4”等在当代印第安文学中的再现和对当代印第安作家在思维模式、讲述方式及谋篇布局方面的影响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 印第安传统文化; 当代印第安文学; 口述传统; 环形结构; 数字“4”

Abstract: The age-old American Indian traditional culture, though almost annihilated by military genocide, religious assimilation, and cultural invasion, still exerts great influence upon contemporary Indian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ral tradition, the circular structure, and the attachment to the number “four” in contemporary Indian literature and their influence upon the writers’ mentality, narrative modes, and composition of their works.

Key words: traditional American Indian culture; contemporary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 oral tradition; the circular structure; the number “4”

印第安文化源远流长,虽然历经欧洲殖民者的多重洗劫,却依

* [基金项目]: 本文为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的中期成果,项目名称:“美国少数民族裔英语文学研究”,编号:11534057。

** [作者简介]: 刘克东,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加拿大文学研究。

然迸发出不朽的魅力。在当代印第安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印第安传统文化留下的印迹,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崇尚口述传统、魔法师形象、典仪、人与万物之间的联系、生者与死者的联系、神圣的土地、时空的环形结构(圣环 Sacred Hoop)与数字“4”等。印第安传统文化不仅在当代印第安文学中大量再现,也深深地影响了印第安作家的思维模式,使这些作家在讲述方式和谋篇布局上都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此前已有学者就魔法师形象、神圣的土地、典仪文学等做过论述,本文仅就口述传统、环形结构和数字“4”为例,来说明印第安传统文化对于当代印第安文学的影响。

一、口述传统

印第安传统文化主要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世代流传。夜晚和冬日闲暇时,部落成员围坐篝火,聆听长老讲述本部族的创世神话或者传奇故事。不同的人对于同一故事的讲述往往不尽相同,他们经常会加入自己对该故事的理解,也会突出个人的讲述特点。由于是口头讲述,因此所述故事经常出现较多的重复。口述传统在当代印第安文学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印第安文艺复兴的领军人物莫马迪(N. Scott Momaday, 1934—)在他的普利策获奖小说《黎明之屋》(*House Made of Dawn*, 1968)中,围绕主人公亚伯(Abel)因与部落的疏离而被重新安置在城市,又由于不被白人接受而重回部落,进而融入部族传统的故事主线镶嵌了各种不同的故事(如有关玉米地女孩的故事等)。与莫马迪一样,路易斯·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 1954—)也深受印第安传统文化的影响,其作品的叙事方式具有鲜明的印第安口述传统的特点。例如,厄德里克将相互关联的18个短篇故事集结成册,形成《爱药》(*Love Medicine*, 1984)。在这本书中,很少有全知全能叙事,只有不同人物从不同角度的叙述。一篇故事中的叙事者又可以是另一篇故事中的人物,人们对同一事件的叙

述也往往不尽相同。故事中出现了很多的重复现象,以及齐佩瓦印第安人口语化、不十分符合语法却又极其简洁的表达或意象,这些都是对印第安口述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发出的是真正的印第安人的声音。“悠久、深厚的印第安文化传统为厄德里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不竭的资源,她清醒地意识到传统文化对她的滋养,意识到自己的文学之树无论多么枝繁叶茂,都深深扎根于‘灭而不绝’的印第安文化传统的土壤之中”。(张廷佺 375—376)

谢尔曼·阿莱克西(Sherman Alexie, 1966—)的作品同样也是对印第安口述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他的作品语言简洁、形象,作品中充满了对话和口语化的语言。他塑造了很多健谈的“故事讲述者”的形象,最典型的是托马斯·生火。托马斯从没见过父亲,他父亲在二战中战死了,他母亲也在生他的时候难产死了,他没有兄弟姐妹。“[他]所拥有的只是故事,[他]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就熟悉这些故事了。[他]学会一千个故事的时候,连一千步路还没有走过呢!故事是[他]的全部,[他]唯一的能耐就是讲故事”(Alexie 1999: 452)。托马斯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地讲,不管别人听不听,他都要讲。他所起的作用其实是部落文化的传承者的作用。故事还有团结部落成员改进他们之间关系的作用。在《亚利桑那菲尼克斯意味着什么》(“This Is What It Means to Say Pheonix, Arizona”, 1999)当中,当维克多和托马斯最后从菲尼克斯那里取回维克多的骨灰,成功完成使命时,这对此前有些隔阂的幼年挚友又重归于好,这其中托马斯的故事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数字“4”

和西方白人文化崇尚“3”、“7”等数字的文化不同,印第安人的思维习惯中少不了“4”。印第安人对数字“4”的重视源于4个方向、4个季节等基本概念。如T. C. 麦克卢汉(T. C. McLuhan)所指出,印第安人“将他们的所有活动都以4划分。他们可以辨认出4个方向:

西、北、东、南；时间有4个单位：日、夜、月、年；地上生物有4个部分：根、茎、叶、果；可以呼吸的动物有4种：爬的、飞的、四条腿的、两条腿的；世界以上有4种事物：太阳、月亮、天空、星星……大神使得每种事物都以4分类，因此，人类但凡可能都应该以4行事”（qtd. in Macdonald 27）。许多印第安创世神话和数字“4”都有密切关系，比如在霍皮族的创世神话中，神创造世界的过程被分为4个阶段，也称为4个世界。在第一世界的创造过程中，女神“蜘蛛女”收集了4种神圣颜色的土：黄、红、白、黑，并用这些土照着男神叟图克囊的样子，先造出4个男性来，接着，又照着自己的模样造出4个女性，然后将他们配好对，赋予他们语言能力和生殖能力，将每对派往一个方向。（41—42）

在印第安文化活动中，数字“4”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太阳舞延续4天至8天，向生命之源表示敬意，祈求人类和世间万物的出生、成长、回归、再生（4个阶段）。美国西北海岸旨在培养青少年群体意识的“狼典仪”持续4天。印第安人吟唱的歌谣经常以4句（或4的倍数）为单位对仗，如遇重复，也重复4遍。如纳瓦霍族的夜吟：“黎明之屋。/夜光之屋。/乌云之屋。/暗雾之屋。/女性之雨之屋。/花粉之屋。/蝗虫之屋。/……/请让我的双脚康复/请让我的双腿康复/请让我的身体康复/请让我的心灵康复”（Momaday 129—130），^①等等。

如前所述，印第安人对“4”情有独钟，但凡可能，皆以4（或4的倍数）行事。当代印第安作家也不例外。莫马迪将《黎明之屋》分为4个部分。詹姆斯·韦尔奇（James Welch，1940—2003）的《浴血之冬》（*Winter in the Blood*，1974）也分为4个部分，厄德里克把自己的一部作品命名为《四颗心灵》（*Four Souls*，2004），她还著有“北达科他四部曲”：《爱药》、《甜菜女王》（*The Beet Queen*，1986）、《痕迹》

① 译文参考张冲：“美国十九世纪印第安典仪文学与曲词文学”，载《外国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第122—123页。

(*Tracks*, 1988)、《宾戈宫》(*The Bingo Palace*, 1994)。总之,数字“4”已经内化成为印第安人思维模式的一部分,对当代印第安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环形结构

环形结构是印第安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印第安人的认知模式和宇宙观。印第安人认为时间是循环往复的,空间是环形的、圆形的、或者是球形的。在印第安人看来,世界之力以圆形运作,所有的物体都趋于圆形。天空、地球、星星、太阳、月亮是圆形的,旋风、鸟巢也是圆形的,日月从初升到落下形成一个圆,四季的变化形成一个圆形循环,人的一生也形成了一个从婴儿到婴儿的圆形循环。基于这种认识,印第安人往往把自己的居所设计成圆形,他们的牛皮帐篷不仅是圆的,而且多个牛皮帐篷总是呈圆形排列,他们的许多其它建筑也是圆形的,如纳瓦霍人的圆木小屋、拉科塔人的圆形露天广场、普韦布洛人的地下会堂等。他们的活动也经常以圆形来组织,如太阳舞、斋戒仪式、帕瓦舞等。以帕瓦舞为例,印第安人在圆形场地上围成一个圆圈,沿顺时针方向舞动,象征着“周而复始,连绵不断的生命之圈”(盛孝玲 570)。

印第安人的环形时空观与他们对太阳的崇拜有关。对原始印第安人来说,太阳沿着圆形轨道运行,自东方地平线升起,经过中天,落到西方的地平线,然后经过一夜时间,又从东方升起;他们认为人类和自然界万物密切相关,构成和谐的环形整体,这一整体中任何一环的断裂都会导致整个自然界的失衡。此外,在印第安文化传统中有着这样的观点:创世神话不仅仅存在于过去,而是“一个无尽循环,是正在进行的过程,是现实不可缺少的构成”(邹惠玲 2008:16)。而且,按照印第安观念,世界由无数环形组成,所有的环形又皆以一个“圣环”为核心。

印第安人的环形时空观深深影响当代印第安作家的思维模式,

他们在谋篇布局时常常采用环形或螺旋式结构。如在莫马迪的《黎明之屋》中,主人公亚伯从保留地出去,先参加二战,后被安置到城市,最后又回到了保留地,其活动轨迹形成一个环形。托马斯·金(Thomas King, 1943—)的《药河》(*Medicine River*, 1990)、韦尔奇(James Welch, 1940—2005)的《浴血之冬》(*Winter in the Blood*, 1974)中都描写了主人公从离开保留地到返回保留地的故事,因而从整体结构来看都构成环形结构。

阿莱克西的4部小说[《保留地布鲁斯》(*Reservation Blues*, 1995)、《印第安杀手》(*Indian Killer*, 1996)、《飞逸》(*Flight*, 2007)和《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 2007)]也充分体现作者对环形的推崇。一方面,这些作品的情节均分别呈环形展开——记述了当代印第安人所经历的种族压迫、种族对抗、被动融入和主动融入的历程;另一方面,这4部小说结合起来又构成一个完整的环形结构。《保留地布鲁斯》和《印第安杀手》构成白人对印第安人拒绝的半圆,《飞逸》和《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构成白人对印第安人接受的半圆,《保留地布鲁斯》和《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构成保留地半圆,《印第安杀手》和《飞逸》构成城市半圆。总而言之,4部作品既构成了一条首尾相连的曲线,又具备了环形的循环特征。

综上所述,传统印第安文化不仅在当代印第安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再现,而且深深影响着当代印第安作家的思维与叙事方式。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Alexie, Sherman. "This Is What It Means to Say Phoenix, Arizona". *Fi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hort Story*. Eds. Jane Bachman Gordon and Karen Kuehner. Illinois: NTC/Contemporary Publishing Group, 1999.
- . *Flight*. New York: Grove/Atlantic, Inc., 2007.
- . *Indian Killer*.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96.

- . *Reservation Blues*.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95.
- . *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 Illus. Ellen Forney. New York: Little Brown, 2007.
- King, Thomas. *Medicine River*. Ontario: Viking, 1990.
- Macdonald, Andrew, Gina Macdonald, and MaryAnn Sheridan. *Shapeshifting: Images of Native Americans in Recent Popular Fiction*.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2000.
- McLuhan, T. C., compiler. *Touch the Earth*. New York: Outerbridge and Dienstfrey, 1971.
- Momaday, N. Scott. *House Made of Daw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68.
- Welch, James. *Winter in the Blood*.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74.
- Zou, Hailing. *A Postcolonial Study of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 Written in English*. Diss. Shandong University, 2005.
- 盛孝玲：“美国印第安人的宗教活动和宗教信仰”，《山西长治赛社与乐户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2006年，第568—578页。
- 张冲：“美国十九世纪印第安典仪文学与曲词文学”，《外国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第120—126页。
- 张廷佺：“不太好译、值得一读的厄德里克”，《爱药》，路易丝·厄德里克著，张廷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373—378页。
- 邹惠玲：“北美印第安典仪的美学意蕴”，《艺术百家》，2005年第3期，第95—97页。
- ：“典仪——印第安宇宙观的重要载体”，《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55—57, 76页。
- ：“后殖民理论视角下的美国印第安英语文学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